

新昌调腔清传奇剧目

柯山夢

调腔剧团集体整理

策划 丁黎鸿 执笔 石永彬

资料收集 何鸿飞

前 言

《柯山梦》，又名《烂柯山》，清初调腔传奇剧目，明末清初会稽无名氏作。取材于流传会稽郡范围内的民间故事，名叫“刘氏玉天仙逼夫写休书”后被其他剧种所移植，从而刘氏玉天仙其人变成崔氏，刘氏之父刘二公变成王妈妈，其中或许有忌讳的意思。

《柯山梦》中的男主角乃确有其人，是西汉武帝时会稽太守，姓朱名买臣，字翁子。一生中颇有官声，曾与横海将军韩说一起击破东越（今温州与闽北一带），立有军功。曾升为主爵都尉，后升任丞相长史（丞相的主要辅官，属京官）。或许因他在会稽为官日久，且有官声，故而有民间故事，在会稽郡范围内广为流传，在剡溪一带也然。

《柯山梦》的剧情，写朱买臣应考不中（西汉时尚没有完善的科举制度，选用人才用的是地方推举人才制度，谓之“举孝廉”。）妻刘氏嫌其贫穷，逼朱写休书而改嫁他人。及朱买臣高中，下诏任会稽太守，荣归故里，刘氏（或崔氏）犹希夫妻相认。朱买臣不允，刘氏（或崔氏）羞愧而跳水自尽。

剧中颇有费人思考的为人之道，留待人们作答。

石永彬

2012年春日成稿

人 物

- 朱买臣：四十余岁，书生。
玉天仙：三十余岁，朱买臣妻。
王安道：四十余岁，渔夫。
杨孝先：四十余岁，樵夫。
张别古：六十余岁，货郎。
刘二公：七十余岁，刘氏父。
张西桥：四十余岁，刘氏后夫。
王妈妈：五十余岁，媒婆。
总 甲：三十余岁，地方。
小军（四人以上），皂隶（四人以上）

场 次

- | | |
|---------|---------|
| 第一场、北 樵 | 第二场、逼 休 |
| 第三场、改 嫁 | 第四场、悔 嫁 |
| 第五场、寄 信 | 第六场、相 骂 |
| 第七场、痴 梦 | 第八场、泼 水 |

第一场 北 樵

[幕启，江边有船，江岸有山，冬令萧飒。]

[王安道，手提酒壶上。]

王安道：好冷也呵！（唱）【江儿水】

山屈曲， 苍茫接翠微，
片帆远风吹。

世事如流水， 渔郎坐钓矶。

（白）在下王安道，乃会稽人氏，平生以打渔为生，结交有两个兄弟，一个朱买臣，一个杨孝先，那朱买臣呵！

（接唱）【前腔】

满腹文章， 时运不济，
进取功名， 不能遂意。

（白）可惜呀是可惜！他只能每日里与杨孝先上山打柴为活。今日天气寒冷北风扑面，我打得一壶会稽老酒，船内还有鲜鱼，烧煮起来和他俩，到船上暖暖身子。

张别古：（挑货郎担上）卖杂货呀！（接唱）【前腔】

卖杂货， 难做生意，
偏碰着， 断命冷天气。
冻得老汉， 骨头咯咯响，
白头翁晦气， 只好归去呀归去。

王安道：（白）张老伯，今天生意好勿好？

张别古：好介屁，我是要回去哉！

王安道：老伯你好勿好到我船上去坐一坐，吃几口老酒，暖和暖和身子？

张别古：我张别古顶喜欢呷老酒哉！你与我前面带路。

王安道：随我来！（二人同下）

[北风呼嚎，雪花飘飘。]

[朱买臣、杨孝先带打柴工具，颤抖抖上。]

朱买臣：好冷呀！

杨孝先：（小丑妆扮）阿哥，依在外厢受冻，阿嫂在家中心痛煞哉！

朱买臣：想我朱买臣，年轻时娶得一房妻子，乃是东村刘二公的女儿。
东邻西舍，人家见他有些姿色，称她为玉天仙，只是脾气有些倔，这也不在话下。本人虽然与杨孝先兄弟以打柴为生，每日书本却不离左右。

杨孝先：阿哥，你志气非同等闲也。

朱买臣：咳，不要说起。

杨孝先：阿哥，你是几岁时开始攻书的？

朱买臣：兄弟呀！（唱）【点绛唇】

枉费了，俺十载寒窗，

杨孝先：（白）如此，你辛苦了！

朱买臣：（唱）只可惜，半生辛苦。

杨孝先：（白）你在学些啥东西？

朱买臣：（唱）学干禄，误赚了者也之乎！

杨孝先：（白）这难道是天数吗？

朱买臣：（唱）这真是，天之数！

杨孝先：（白）人家都说你老了呢。

朱买臣：咳，依甯呵！（唱）【混江龙】

你道我，老来无用。

杨孝先：（白）可是你有满腹文章。

（接唱）【前腔】

空学成，文章满腹待如何？

俺本是，谦谦君子，

倒做了，落落无徒。

几时能够，治国齐家，

手擎着，白象笏筒？

那一日，谈天论地，

身挂着，紫朝服。

圣人道，吾十有五而志于学；

三十而立，四十而不惑。

（夹白）哎呀，天哪！

（唱）空教我有，泼天才，

没一搭， 安身处。
人家都， 翰林院出职，
划地里， 倒教我，
柴市里， 落得个乘除。

[王安道、张别古摇船上。]

王安道：老伯，你看，我的两个兄弟来了。

张别古：真的来了！

朱买臣：（与杨孝先同白）哥哥，张老伯！

王安道：（与张别古同白）来，上船来吧！

朱买臣：（与杨孝先同白）来了！（上船介）

王安道：兄弟，到船舱里来坐下。

众：是。（坐介）

王安道：兄弟，老伯。我见今日天气寒冷，沽得一壶老酒，烧得几条鱼，
与你们驱寒。

众：多谢了！

王安道：勿要客气！（大雪纷纷下）

众：好大的雪唷！

杨孝先：老伯，阿哥，你看我俩才下得船来，便下起了这等大雪，此乃
国家的祥瑞也！

朱买臣：（看雪景）呀！好大的雪呵！（唱）【村里逐鼓】

下着的， 是国家祥瑞，
它与那富家， 富家来相助。

王安道：（白）那富家人真的好受用呀！

杨孝先：（呷酒）我们弟兄来受用。

朱买臣：（呷酒）咳！（唱）【前腔】

他向那红炉， 得了个暖阁，
炭火上， 把肥羊煎炙。
门儿外雪飘， 雪花儿飘。
耳听得， 风淅淅，
他把那， 毡帘抵挡。

王安道：（白）那只有这点快活哩！

朱买臣：还有那一等富豪之家，当这大雪之际。他在那红炉暖阁销金帐里，饮的是羊羔美酒，陪伴的是美妾姣娥，歌的歌，舞的舞，好不快活受用呀！

王安道：（与杨孝先同白）真好受用呀！

朱买臣：嘿！（接唱）【前腔】

忽喇喇， 象板敲；

忽喇喇， 象板敲；

韵悠悠， 美人唱；

蓬尺尺， 姣娥跳。

（白）兄弟呀！

（唱）怎知晓， 俺渔樵们呀，

吃苦煎熬，

众：（唱）吃苦煎熬！

王安道：老伯，兄弟们哪！看那天色已晚。来此已是埠头，大家回家去吧！

众：大家都回去吧！

王安道：走好！（众上岸介）

众：多谢，多谢！你看他呵！

（合唱）【寄生草】

他把那， 渔船揽，

冻得俺， 手怎舒？

头顶上， 杨花瑞雪飘棉絮，

他那里， 收纶罢钓寻归途。

披蓑顶笠归家去，

改日重会在山坞。（分头下）

第二场 逼 休

〔幕启，农家屋，玉天仙生气地上。〕

玉天仙：（念）前世不修今受苦，

嫁与蠢郎没奈何。(坐)

(白) 奴家刘二公之女玉天仙是也。好笑老父没有见识，只道朱买臣满腹经纶，将奴嫁与朱买臣为妻，每日里打柴为生，怎能养得活我，这日子如何过下去呵！也罢，待他回来，与他吵闹一番，索取他一纸休书，待我去另嫁一个俊俏郎君，且快活这下半生，有何不可也！(唱)【江几水】

情到不堪时， 回首不算迟，
巴巴望得蠢汉归，
要他与我一休书。(下)

朱买臣：(上) 呀！好大的雪也！(唱)【端正好】

六花飞， 彤云暖，
虚飘飘， 洒满地。
昏惨惨， 彤云暖，
一霎时， 粉妆成，
殿阁楼台。
犹如那， 揉绵扯絮，
随风摆。
白茫茫， 暖堆堆，
无边界。

(接唱)【滚绣球】

头顶上， 乱纷纷，
雪又洒，
耳边厢， 疎喇喇，
风又摆。

(夹白) 雪呀雪呵！

(唱) 阻渔翁， 罢钓台，
冻樵夫， 怎打柴。
更有那， 穷韩信，
那搭儿安在？
冻苏秦， 耸背巡街。
冷得来， 一方市货，

千家闭。

俺只见， 十谒朱门九不开。

提也提不起， 感叹也伤怀。

(白) 行来已是自家门口。(举手欲扣门，又止) 啊呀！且住。我待叫门进去，我那玉天仙呵，见我手中无柴。定要与我吵闹；欲待不进门去，外边风雪又大，寒冷难挡。咳，只得软软叩门。呀！玉天仙，刘大姐！开门，开门来！

玉天仙：(上) 心想和他闹，他在门外叫。想是穷鬼回来了。我正要寻个口实，他到在外边叫门。待我在门缝里瞧他一瞧(瞧介)。啊呀，你看这穷鬼，从早出门，到这时候回来，柴一根也没采回来。亏他还要叫门。我且开门让他进来，看他如何说法？(开门)

朱买臣：(进门，抖衣) 好冷呀！

玉天仙：呀啐！你这穷鬼，怎么不在外边把雪抖干净了再进来，把身上的雪都抖在家里，你看，你看，家里满地多是水了！

朱买臣：不妨，待我把它都打扫干净了吧！

玉天仙：我来问你，你从早出门，到这般时候才回来，你打的柴在哪里？

朱买臣：这等大雪，叫我怎生进山打柴？

玉天仙：啊呀天哪！我本不想骂你，忍不住我老娘的口；我欲待不打你，忍不住我老娘的手！(打介)

朱买臣：呀！(唱)【倘秀才】

我进门来， 你不分一个皂白，
你将俺冻脸上，
左一拐来右一拐。

玉天仙：(白) 我便打了你这穷鬼，你想怎样？

朱买臣：(接唱)【前腔】

似你这好打斗的婆娘，
着实厉害！

玉天仙：(白) 穷鬼，你还想嘴硬！

朱买臣：(唱) 你又将俺骂起来！

玉天仙：(白) 我来问你，从早出门，如今回来，你的柴在那里？

朱买臣：(接唱)【前腔】

你看这， 朔风盖顶，
叫我头难抬。
你看这， 胡须结冰，
叫我口难开。
刘家大姐，
你帮我， 把火盆红起来。

玉天仙：（冷笑后白）你讲得真好听！

（唱）【滚绣球】

你这几年， 打足柴积足银，
顾小使， 买丫头，
还有那， 书童连儿多的很。
见恁打柴多苦辛，
生火盆， 烫热酒，
侍候得恁忒殷勤。
如今恁， 没有柴一根，
无有银半分，
张口使人好不难为情。

朱买臣：（白）你终日横不拈，竖不占。讨把火儿没有，开口就骂人，动手便打人。

玉天仙：（白）你说我横不拈，竖不占，你有什么绫罗绸缎，你拿出来。我与你裁，与你剪，与你描龙绣凤。你拿出来呀，你拿出来呀！你拿不出，就与我闭上嘴，少放你的狗臭屁！

朱买臣：（白）你终日里横不拈，竖不占。那个象你这样千自由，百自在！

玉天仙：真正可笑，你有什么好吃的与我吃？你有什么好穿的与我穿？连这房子也是我爹爹与我的。反到说我是千自由百自在，可不气煞人也！

朱买臣：我虽然贫穷，又不曾欠债，又不曾乞讨，要饭！

玉天仙：闭口！穷得连饭也没得吃，那个肯借我与你！你若欠了债，如果讨债的上门来，还不剥了你的皮！

朱买臣：剥那个的皮？

玉天仙：剥你的皮！

朱买臣：剥你的皮！剥你的皮！

玉天仙：看你这凶巴巴的样子，敢是要打我？

朱买臣：打你有何妨。

玉天仙：看你羞也不羞！米也没有一粒，还亏你说得出口，要打人，哼！

（以肩撞朱买臣）

朱买臣：（忍无可忍）我……就打！（举手装样）

玉天仙：你真的要打！（往朱身上撞）你打，你打！

朱买臣：（软了下来）我虽少米，可我有的是柴！

玉天仙：天哪！你说你有柴，难道叫我吃那柴，穿那柴，咬那柴，嚼那柴，柴柴柴……

朱买臣：（忍气吞声地笑）嘿……哈……玉天仙，我的夫人哪，请你上前一步……

玉天仙：呀啐，啐啐啐！

朱买臣：为夫朱买臣，乃是一介书生，有朝一日，我脱去麻衣，换上紫袍玉带，做得高官，那凤冠霞帔就是你夫人的了！

玉天仙：（冷笑）哧嘿……

朱买臣：到那时，我执笏当胸走御街，方显得我朱买臣读书人的气魄唷！

玉天仙：什么气魄。我要与你说实话了！

朱买臣：夫人，有话请讲，为夫洗耳恭听。

玉天仙：你听着。（唱）【滚绣球】

巧言不如， 直言道，
说根苗。
掩耳难当， 狐皮帽。
你终日， 爬山过岭，
去采樵。
如何供得起， 天仙玉貌，
美艳多娇。
到不如， 写休书，
与我一了百了， 一了百了。

朱买臣：（大惊）娘子，你在说些什么？

玉天仙：（提高嗓门）不如写一休书与我，你我一刀两断。

朱买臣：娘子，我妻呀！

玉天仙：我不是你娘子！你……不要叫我妻呀！

朱买臣：啊呀妻呀！我与你做了二十年夫妻，就是有千般不是，也有一些好处，你今天说出这样的话来，叫我好不痛心人也！（哭）

玉天仙：二十年的夫妻，你待我有什么好处？

朱买臣：妻呀，我今日时运不通，来年上京求取功名，倘得一官半职，搏得个紫袍玉带回来，你就是一位夫人了啦！

玉天仙：你想做官，我已盼望了一年又一年，到如今已有二十年了。你还要想做官。

朱买臣：我想做官。

玉天仙：什么官？可是杉木官、柳木官、河里水判官、庙里的泥判官？你这样的人想做官，除非西边出太阳，雄鸡会生蛋，冷饭会抽芽，铁树会开花，王母娘娘卖烧饼，白毛兔子拖马车。

朱买臣：如此说起来，你也做不成夫人了呀！

玉天仙：我怎么会做不成夫人，只要你写了休书给我，让我去嫁得个官员，不是做了个现成的夫人了吗？

朱买臣：啊呀，亏你说得出来！

玉天仙：朱买臣你过来。

朱买臣：做什么？

玉天仙：我有话与你说。

朱买臣：（走近玉天仙）你说！

玉天仙：（拉朱买臣双双跪下）我与你对天盟词，从今以后就是死到黄泉，再也不与你见面了！

朱买臣：啊呀大姐呀！你不要把话说尽了也，留些分寸好吗？

玉天仙：你有什么文才，拿什么去做官？

朱买臣：大姐呀！（唱）【朝天子】

我虽无有贤能文，
贾谊才，
又不想， 赵贞女，
麻裙包土， 筑坟台。

玉天仙：看你好不识羞，扯张攀李说什么赵贞女！

朱买臣：（接唱）【前腔】

何必将我， 恶言糟塌，
死抢白。

（夹白）啊呀，我的妻呀！

（唱） 全不思， 举案齐眉。

玉天仙：你休书不写，还说什么举案齐眉。

朱买臣：你……我要骂！

玉天仙：你敢骂！哼，你骂，你骂，你骂！

朱买臣：我骂你。（唱）【快活三】

骂恁是个， 泼辣的贱才！

（白） 我将你骂了，骂了！

玉天仙：朱买臣，骂便由你骂，可这休书你是一定要写的。

朱买臣：（唱）恁那里， 索休书，
 舌尖儿快。

玉天仙：天哪！东邻西舍，那个不说我是个贤德媳妇，你到说我是舌尖儿快！哼，真是笑死人了。

朱买臣：哼！（接唱）【前腔】

恁道是， 贤德媳妇，
 三从四德。

只可惜， 少得几划。

玉天仙：（白）少什么？你说，你说，你说……

朱买臣：（接唱）【前腔】

恁那里， 无从无德，
 少七划，
 一门儿， 爱富嫌贫，
 脑门窄。

玉天仙：（白）哈……走过来，我与你说，且不说吃的穿的，你来看这房子，东边飘过雪来，西边括进雨来，直进直出，无可躲藏。外边下大雨，里边落小雨，外头不下雨了，里边还是要下，亏你还有话说！

朱买臣：啊呀，我的妻呀！（接唱）【前腔】

自古道， 寒儒有的是文才，
这的是， 买臣该是栋梁材。
有谁来笑乖？ 怎有人轻摆划，
怎生般净阉 怎生敢轻待。
如今不得已， 暂时砍柴卖。

玉天仙：你砍柴卖也好，不砍柴卖也好，我只要你给我写休书！

朱买臣：我如今不写休书还可，如若写了休书。你我便如隔了千山万水一般。那时你要见我不得能够，我要见你也是不得能够。大姐呀，我的妻呀！还是忍耐些好！（悲）

玉天仙：忍耐，哼，我再也忍耐不下去了。

朱买臣：妻呀！你忍耐一下吧！让我再次上京求取功名，得个一官半职回来也好报你二十年夫妻之情，妻呀！

玉天仙：朱买臣，你真是个书呆子。我料你既无东阁西轩，南庄北舍，河内无船，岸上无田，头上无钱，只有一双赤脚，两只空拳。你用什么去做得官？朱买臣，你如今写了休书给我，日后要是真的做了官，我也不来找你，就是做了叫化子，决不来见你官老爷的面！

朱买臣：你看左邻右舍，那一家像我家一样，终日里吵闹不休，我看还是闭了你的嘴吧！（走开）

玉天仙：这穷酸只是嘴紧，一口咬紧只是不写休书，叫我如何是好呢？这……有了。就是这样，喂！左邻右舍听着，张娘娘、李婆婆、王妈妈，朱买臣打柴为生，养我不活，逼着我去做婊……

朱买臣：（急忙掩住玉天仙的嘴）啊呀我妻，你岂不知举案齐眉，布袄荆钗的故事么？

玉天仙：我不晓顾三顾四，我只要你的休书！

朱买臣：你……呀！（唱）【脱布衫】

你不想， 布袄荆钗，
你不想， 布袄荆钗，
泼泼辣辣， 扯巷拖街。
只不过， 逼我休书画押，
瞎吵闹， 存心朗然明白。

玉天仙：你是这样明白，何必废老娘这许多力气！

朱买臣：我读过四书五经，就是不曾读“休书经”，你说，这休书叫我怎么写？

玉天仙：（冷笑）嘿……休书都不会写，还想做官！待老娘来教你。只要写上我平日，打闹不休，骂丈夫、打丈夫，好吃懒做、贪淫嫉妒、横不拈、竖不占，把我的不贤之处，一一写上，这就是了。

朱买臣：这不是委曲你了么？我写不了！

玉天仙：这是写休书的法子，我受点委曲也是心甘情愿的。

朱买臣：真是难写呀难写！

玉天仙：你写不写？

朱买臣：不写。

玉天仙：你不写，我就要喊。

朱买臣：（急忙阻拦）不……呀！（唱）【小梁州】

刘家姑，	把桌儿扛抬，
刘家姑，	把桌儿扛抬，
范杞梁，	帮我安排，
鲁义姑，	文房四宝快摆开。
这的是，	玉天仙，
使的计划。	
则我这，	朱买臣，
只得把，	休书胡乱写。

玉天仙：（白）你与我快写！

朱买臣：（唱）楚、楚襄王，嫌的巫山女色。

卓文君，	不爱相如才，
罢罢罢，	笔尖颠倒写。

（白）休书拿去！

玉天仙：这便才是。（接书，看书）这样的休书，写上一千张也是无用。

朱买臣：怎的无用。

玉天仙：这休书上没有手印，要它何用！

朱买臣：休书写了，何况手印！（打手印介）拿去！

玉天仙：（接休书，藏好）真有志气。朱买臣，你写了休书，我与你一点

干系都没有了，请你出去，各走各的路。（开门）请！

朱买臣：（关门）大姐，一来天色晚了，二来外边大雪纷飞，天冰地冻。叫我到那里去呀！容我在此住上一夜，明天再走可好？望大姐你可怜可怜我吧！

玉天仙：今日写了休书，你我已不是夫妻，我若留你住上一夜，若被旁人知晓，叫我如何做人？请你出去！

朱买臣：出去冻死了我，也是一条性命。

玉天仙：冻死了你，与我无干。

朱买臣：也罢！你把中门关上，我在这里坐到天明也就是了。

玉天仙：（旁白）看这穷鬼赖在这里，不肯出去，这如何是好？（思索）有了！（开门）安伯伯你来得正好，朱买臣在与我吵闹。

朱买臣：呀！安道哥哥来了！（出门）安道哥哥，你在那里呀！（找寻，玉天仙关门）安道哥哥，你在那里呀！咳！我到被她欺哄了！（拍门）玉天仙，刘大姐，开门来！

玉天仙：朱买臣，你真是个书呆子，这门是再也不会开了了。

朱买臣：既不开门，你就还我的衣食饭碗了吧！

玉天仙：什么衣食饭碗？

朱买臣：绳索冲担。

玉天仙：我不还你，你便怎么？

朱买臣：你不还我，岂不是要饿死我了么！

玉天仙：也罢！老娘我是一个软心肠的好人。这绳索冲担放在门槛底下，我把它伸出来，你接了去吧！（取伸绳索冲担介）。

朱买臣：（站在檐下发抖）好冷呀！

玉天仙：正是。（念）休书到我手；天下任我走。（下）

朱买臣：我好苦也呵！（唱）【雁无落】

这正是， 人穷言语低，
马瘦四蹄软无力；
龙居浅水池， 虎落平川地，
桥坍行人少， 寺倒无僧棲。
今日里， 何处是我，
可所依！

王安道：（提灯上念）夜半放鱼笼，日明收获丰。（看见朱买臣）呀！兄弟，你深更半夜在此做些什么？

朱买臣：我是特地找寻哥哥你的。

王安道：那末，你我一同而行。（与朱买臣同下）

第三场 改 嫁

[字幕，半年后。

[二幕外，刘二公上，向后探望。

刘二公：（念）童稚难离爹与娘，

成人长大自主张。

老汉刘二公者是也，女儿玉天仙，是老汉作主，将她许配朱买臣为妻，满望他夫唱妇随，白头到老。谁知会半途相抛，各自离异。闻道朱买臣，今日要上京应试，故而在大树底下等候于他，赠送银两，助他盘缠便了！（唱）【缕缕金】

家乡远， 路途好艰辛，

赠盘缠， 助他奔得，

锦绣前程。

不枉我， 老白头，

一丝虔心。

（白）哈哈，他们来了！

[王安道，杨孝先送朱买臣上。

众：（接唱）【前腔】

关闭柴门， 抬身移步向前行，

长安远， 途程艰，

身躯值万金。

搏得个， 鹏程万里，

际会风云。

别却个， 寂寞暗消魂，

寂寞暗消魂。

刘二公：买臣，我在这里为你送行！

朱买臣：（跪）刘二公，我怎消受得了！

刘二公：买臣，都是我的女儿不好，逼你写了休书，你今赴京应试，一定缺少盘缠（取出银块），我这里有一点银子，你带去路上使用。

朱买臣：二公，请你收回，我受当不起！

刘二公：你不收银子，莫非嫌少不成？

王安道：（接过银子）兄弟，难得二公一片真心，还是收下了吧！

朱买臣：实实消受不起。

刘二公：（不悦）是我女儿不好，难道你来怪我吗？

王安道：兄弟，收下了吧！

朱买臣：（跪受）多谢二公。（接唱）【前腔】

此去京都， 搏取功名，
二公是我， 大恩人。（分头下）

〔二幕开，景同前场。〕

玉天仙：（上唱）【马听】

心若萍飘， 半年未偶费惮劳，
只为天仙花掉。
盼望月老， 目断魂消，
恹惶纠缠， 在怀抱。
不眠夜， 愁瞳星斗瞧，
谁与我伴寂寥。
惟有身后瘦影， 相随不相抛。

（白）自从朱买臣与我写下休书，满以为即日就有如意郎君与我结成美满姻缘。我将再婚之事，托付与王妈妈，谁知她走到东村，东村人嫌我玉天仙已成昨日黄花，二十年已消尽花容玉貌；她走到西村，西村人说我好吃懒做，不会生男育女，是一个瞒胎婆，真是气死人也。王妈妈说过，今天要来回我的话，我在此等候她便了。

王妈妈：（上念数板）

人说媒婆十足好，
有酒吃，有礼包，

男女双方塞钱票，
拿回家来新房造。
我做媒婆真糟糕，
为了一个玉天仙，
鞋底跑破十几双，
你勿要我也勿要。

（白）总算还好，昨天我碰到了个独铁匙佬张西桥，今年四十多岁，还没讨过老婆，刚好前几日在赌场里赢归一些银子，他想要讨老婆哉，我就将玉天仙说与了他，他说好，好，好，就是今天要拜堂，这到有点难介。

张西桥：（身穿礼服，手拿包袱，急上）王妈妈，我同小兄弟商量好哉，他们抬桥介抬桥，敲锣鼓介敲锣鼓，今天就抬了玉天仙去拜堂！

王妈妈：要是伊讲过几天再拜堂，那介好！

张西桥：介未歇哉！（返身欲走）

王妈妈：（拉住张）慢点！今日拜堂，我会去讲介。

张西桥：你会去讲便好！（又欲走）

王妈妈：（拉住张西桥手中的包袱）你把包袱给我！

张西桥：（不放包袱）我同你讲明白，这包袱里介东西，有钗环、有手镯、有红袄子、有绿裙子，都是借来介，拜堂之后，统统要还介。

王妈妈：（拿过包袱）有数哉！你快点回去，叫小兄弟把轿子抬过来歇冬那相，我打个手势，你便抬过来，抬之介玉天仙就去拜堂好哉！

张西桥：好个！（快步下）

王妈妈：那么让我去走一走哉！（唱）【忒忒令】

手中有， 金银绸帛，
玉天仙她， 定当开怀。
加上三两甜言密语，
红绳缠脚， 再也脱不开。

（圆场）一走，二走，到哉，到哉（敲门）开门，开门！

玉天仙：门外是谁？

王妈妈：是我呀！

玉天仙：是妈妈来了！（开门）请进！

王妈妈：（进门，放包袱于桌上）我是给你报喜讯来的。

玉天仙：什么喜事呀？

王妈妈：张西桥这头介亲事讲成哉！

玉天仙：亲事终于讲成了！王妈妈，这包袱里是什么东西？

王妈妈：是张西桥叫我带来送给你的。

玉天仙：是他送给我的！（惊喜）让我打开来瞧瞧！

王妈妈：瞧，瞧，你只管瞧！

玉天仙：（看介，高兴地唱）【前腔】

原来是， 一头珠彩，
绣衣艳裙， 一大堆，
兀的不， 把奴惊骇。
兀的不， 把奴惊骇。

（夹白）妈妈，你帮我梳起头来！

王妈妈：（夹白）好个！（梳头，打扮介）

玉天仙：（接唱）【前腔】

这金钗， 展翅生辉，
双玉镯， 腕儿上戴。
步摇儿， 东西摇摆，
映得奴， 面红耳赤。

（夹白）妈妈，你帮我把这绣袄穿起来！

王妈妈：好个！（穿衣介）

玉天仙：（左看右看）呀！（接唱）【前腔】

嫋娜娜， 身姿忒美，
杨柳腰， 则怕风吹
奴虽则， 徐娘半老，
玉天仙， 声名今还在，
张西桥， 当然迷醉，
管叫他， 昏然迷醉。

〔王妈妈向后一招手，乐声起。〕

王妈妈：花轿来了！

玉天仙：谁的花轿？

王妈妈：张西桥的花轿。

玉天仙：来做什么？

王妈妈：接你去拜花堂。

玉天仙：怎么快，我是不去的。

王妈妈：你不去，那么你头上戴的，身上穿的都脱下来，让我去还给他。

玉天仙：那么，让他打轿上来。

王妈妈：喂！打轿上来！

[众抬花轿，接玉天仙下。]

第四场 悔 嫁

[幕启，张西桥，房屋破旧。]

玉天仙：（上念）分离易， 见时难，
 阻乡关。
 梦里相逢两泪潜，
 泪偷弹， 终日不茶不饭，
 连宵不病不瘫。
 两道愁眉常自锁，容颜减。

（白）玉天仙吓玉天仙，如今叫我如何好呵！

（唱）【粉蝶儿】

哀苦嚎啕，
好叫奴， 哀苦嚎啕，
这苦楚， 天怎如晓，
懊恨奴， 不知低高。
生擦擦， 拆散鸳鸯分凤侣，
指望换个， 奢华年少。
啊呀天吓！
谁知道， 命苦运糟，
今日里， 只落得被人笑。（坐介）

张西桥：（拐脚步上）正当介晦气，青天白日鬼撞头。我张西桥呸末铜钱

讨老婆，跌断之一只脚。多亏王妈妈帮忙，拐得朱买臣老婆玉天仙，让我当老婆。成亲介日子，轿子抬到柯山脚独木桥高头，抬轿佬要我新郎官去探之一探。勿晓得一个勿小心，一只脚踏子介空，谷碌碌一直头滚到溪坑头，把我介脚笋头跌子出来，足足介晒之二个月棉床，今朝才让我爬带起来。葛葛玉天仙进得我介门，日夜啼哭，呕其也勿应，茶汤水也勿拨我吃。今日子我好些带哉，让我去与她见之一介礼！玉天仙，刘家大娘娘，老公拨侬见礼哉！

玉天仙：谁要你见礼！（哭）喂呀！

张西桥：啊唷！你勿要哭，有话好讲介呀！

玉天仙：如此你且坐下，我有话与你讲。

张西桥：让我坐落来。（坐介）

玉天仙：你听了！（唱）【醉春风】

你且听俺，说个根苗。

张西桥：（白）好介呀，我扯耳朵来冬听。（扯耳介）

玉天仙：（唱）奴一时魂落，

张西桥：（白）我独木桥头跌之一跌，魂灵也落塌哉！

玉天仙：（唱）只为奴，贫困苦难熬。

张西桥：（白）难末好哉，上子个笋头，两个头拼起做份人家，还有啥介难熬个。

玉天仙：（唱）到今日，懊恼恼。

（白）看你这般光景呵！

张西桥：我葛光景着实好冬，头大，脚大，屁股大，那样勿好？（摆了个架势）侬看！

玉天仙：（唱）何苦也，我改弦别调，

我欲待要逃回……

张西桥：（白）那格来冬话，侬要逃居去？

玉天仙：（唱）把夫君寻找。

张西桥：（白）侬来冬想前头介老公！

玉天仙：（唱）只是羞见，江东父老。

张西桥：（白）那介话？侬想脚踏两头船，一个女人有两个老公。若是侬

回去跟子朱买臣，介我勿是变成若介哉！（作乌龟状）侬来冬讨柴吃！

玉天仙：（唱）【石榴花】

恁无徒， 休把奴恁煎熬！

张西桥：（白）侬自介寻事呀！

玉天仙：（唱）俺一心儿， 不改志坚牢。

张西桥：（白）闭口！侬已经嫁过来哉！板起一付砧板脸孔叫舍人看！（立起介）舍人叫侬坐子我介花轿来个，是舍人叫侬来个！

玉天仙：（唱）可恨那， 泼虔婆，
他口似蜜， 舌似刀，
害得我， 无处奔逃。

张西桥：（白）我同侬讲，好好叫来葛里过日子，也算哉。侬要是搞七搞八，搞得我火起来，少勿得呕侬吃柴！

玉天仙：（唱）俺如今， 死也不足道，
免得被旁人， 谈笑相嘲。

张西桥：（白）哧舍好谈笑，哧舍好相嘲。今日是好日子，我同侬好好叫做子一对夫妻来算哉！（欲搂玉天仙）

玉天仙：呀啐！（接唱）【前腔】

骂你个， 腌臢禽兽，
休指望， 奴会将就。

张西桥：（白）我好言相劝，侬总管勿听，难道我会罢手勿成，难道我会罢手勿成！

玉天仙：（白）若要我依从你唷！（唱）【前腔】

除非是， 日出西方海水干燥。

张西桥：（白）侬来冬讨柴吃！

玉天仙：（唱）【斗鹤鹑】

一任你， 痛打凌逼，
俺只是， 搥胸脚跌。
恨只恨， 命苦时乖，
撞着个， 强盗冤家。

张西桥：（白）那个话，你骂我是强盗，介末侬是强盗婆哉！让我拿根尺

子来量量侬看。(举棒在手)

玉天仙:(白)你敢打么?

张西桥:(白)我当真要打!(举棒)

玉天仙:(白)打呀!

张西桥:(白)我打哉!(装腔)嘿……(笑)哈……啊呀,我个娘呀!
看见侬雪白介皮肉,发出香喷喷介气息,我要打嚏哉,啊啾……
鼻头涕吓打出!(背白)女人家要哄勿可打介。(装笑脸)哧嘿,
哧哩,哧嘿……我介大娘娘喂!我给侬赔礼哉!

玉天仙:(唱)谁要你, 赔礼假讨好!

(白)王妈妈,我好恨也!

(唱)这期间, 恁甜言蜜语一套套,
设计巧, 叫奴落伊圈套。

内 白:张师傅喂!

张西桥:(走出,白)做舍?

内 白:我介里麻雀少个搭档,侬来凑凑搭档,好伐?

张西桥:好到是好,只怕……

内 白:二个月也下来哉,勿要怕个。

张西桥:介末我来哉!

内 白:张西桥,你要快点!

张西桥:来哉,来哉!(下)

玉天仙:(左探右看)我看这无徒出门去了,不如逃往我娘家去暂住几时,
再作区处便了!(走介)

(唱)【上小楼】

悔只悔, 主心不好,

惹人谈笑。

奴一似, 浪打浮萍,

凌逼难熬。

珠泪相抛, 似痴似醉,

没存没济, 魂飞魄消,

落得个, 臭名儿,

无端自造。

(白)好了,好了!且喜已离无徒家的路远了,咳!只是有何面目去见我那爹爹唷!(唱)【尾腔】

想当初, 不听爹言教,
今日个, 闪得俺没下稍。
撞着这, 无徒的冤家,
且向爹尊, 诉说分晓。

(白)啊呀,只怕这无徒追来,不免快行几步了罢!(急下)

第五场 寄 信

[二幕外,

张别古:(上,叫卖)卖杂货吓!(走介)卖杂货呵!

(念)买卖归家汗未消,

上床犹自想来朝。

当家为甚头先白?

一夜思量计万条,计万条。

(白)老汉我,一生只靠货郎为生,平身正直无私。一不与人做媒,二不与人做保,三不与人捎书带信。故此人家多叫我张别古,张别古。今日天气晴朗,不免在会稽城中去卖杂货去哉!(唱)

【端正好】

八条绳, 为活计,
从早起, 到夜里,
摇鼓叫卖, 费尽力气。
只我这, 货郎担,
装的尽是, 好东西。
俺把皮鼓, 拼命摇,
刚去东街口,又转过西街地。

(叫卖)卖杂货呵!(唱)【滚绣球】

赚点儿, 小钱与薄食,
养活俺, 妻儿与老小。

卖的是，

(念) 青铜镜，梳头篦，
针线蜡环小东西，
小孩玩具木头戏，
纽扣线团花样奇。

(唱) 来来来， 快来买东西。

[后台效果人声鼎沸。

内 白：张别古，你快些过来！

张别古：呀！你看那边，三人一簇，五人一群，热闹烘烘，来冬做啥？
待我去问之一问。喂，大哥！

内 白：做啥？

张别古：今朝为啥介热闹？

内 白：今早子新大爷到任，故而若介热闹。

张别古：咦一希希希……有兴头，大兴哉！我前年卖杂货，碰上新太爷上任，生意格外好，着实赚之好几钱银子。今朝又遇到新太爷上任，我介生意一定会好，让我挤上去看他一看，有何勿可。
喂，勿要挤，勿要挤！（下）

[小军、衙役、杨孝先已成侍从，引朱买臣官带上。

朱买臣：(念) 花开不弃贫家地，
日照山河到处明。

(白) 下官朱买臣，多承王安道哥哥，刘二公公相赠盘缠，到京应试，又得司徒大人引荐，蒙圣恩授为会稽太守，今日到任。
左右！

众：有。

朱买臣：打道蓬莱驿去走。

众：嘎！（转道下介）

张别古：(上看介) 咦！我看这新太爷，好似东村刘二公介女婿朱买臣。
自古道：“官是新的，人是旧的。”待我叫他一声试试看。（大声叫）喂！朱买臣！朱买臣！

杨孝先：(上) 啊，原来是张老伯！

张别古：孝先，侬也吃官饭哉！（两人握手言笑）

朱买臣：（内）外面为何喧闹？

杨孝先：张别古老伯在此看你！

朱买臣：（内）请来相见！（小军、衙役引朱上场）

张别古：哈……恭喜，恭喜！

朱买臣：（下马）张老伯，久违了。

张别古：朱大人请上，待小老儿拜见。（欲跪）

朱买臣：（扶张）老伯，不消如此。

张别古：一定要拜的。（欲跪）

朱买臣：（又扶）老伯，一定不消。

张别古：那我就从命了！

朱买臣：来开道。

众：嘎！（转道，一衙役替张别古挑担，朱买臣、杨孝先牵张别古手一同步行）

〔二幕启，蓬莱驿正厅。〕

朱买臣：来，与张老伯看坐。

张别古：大人，如今老汉已是你的子民哉，这里那有我的座位。

朱买臣：老伯与别人不同，是定要坐的。

张别古：如此说来，告坐了。（坐介）

朱买臣：老伯，我大哥王安道好么？

张别古：好！

朱买臣：刘二公他老人家好么？

张别古：可是令泰山吆，他好。越老越新鲜哉！（打嘴）讲错哉，伊越老越有精神。吃末吃介短头素，经常去佛寺念佛经。阿弥陀、阿弥陀……来得介劲道好。（笑）嘿……哈……

朱买臣：刘二公的女儿玉天仙可曾去嫁人吆？

张别古：呃个，（呆住）大人，你讲错冬哉！今日大人侬衣锦荣归，玉天仙正好做夫人，那格好话出“嫁人”二介字来？

朱买臣：张老伯，你有所不知。当年玉天仙逼我写下休书，将我赶出门外，吃尽风雪之苦。今日烦你带个信儿与她，叫她早早地去嫁了人吧！

张别古：呃个（呆住）大人你忘记哉！老汉我一不与人做媒，二不与人

作保，三不与人带信。今日若与大人带子信去，我介老规矩勿是要打破哉！

朱买臣：正是，我到忘了。（思索）自古道，“利能动心”。老伯，我这里白银二两相送，烦你带个信儿与刘二公，叫那玉天仙早早地去嫁人吧。

张别古：呃个，（呆住旁白）我做一日生意，有二钱银子好赚，已经是勿错哉。如今带得一封信，有二两钱子好赚，个生意好个。（转身对朱）大人有命，老汉那有不做，只是这二两银子，断断不敢受领。

朱买臣：那有不受之理。（赠银）

张别古：介是勿敢收介，勿敢收介。（退还）

朱买臣：收下了吧！（赠银）

张别古：呃个（呆住）如此，多谢大人。

朱买臣：有劳老伯了。（张别古挑担下）正是：情到不堪回首处，一齐吩咐与东风。

第六场 相 骂

[二幕外，张别古挑货郎担送信上。]

张别古：（白）受人之托，必当忠人之事。受了朱买臣介二两银子，介只好去东村走走便了！

（唱）【粉蝶儿】

每日价， 转巷走村。
若说起， 张别古，
那个勿认。
手捏着， 蛇皮鼓，
绕串串， 走台门，
那些小儿郎， 趲铜钱，
包粟头， 赶过来，
提名寻问。

(白) 东村到哉!

(唱) 【醉春风】

我可要， 抖搜起精神，

(白) 若见到刘二公的因呵!

(唱) 尽力儿， 将她来，

抢白一顿。

她全不想， 二十年夫妻情，

写休书， 怎下得狠心。

狠狠狠， 全勿想，

夫唱妇随， 同甘共苦，

才得个， 夫荣妻受荫，

言和也那语顺。

(白) 刘二公家已到哉，刘二公在家么?

[二幕启，刘二公家，普通农家。

刘二公：(上) 不作亏心事，敲门不吃惊。是那个呀!

张别古：刘二公，是我呀。

刘二公：喔，原来是张别古，请到里面坐。

张别古：有坐。(坐介)

刘二公：别古，你从哪里来?

张别古：去城中做生意回来。

刘二公：城中可有什么新闻?

张别古：新闻到没有，有天大介喜事来带，正要向你报喜。

刘二公：有什么喜事，说来我听。

张别古：你可叫你女儿出来，让伊一起听。

刘二公：吓，待我唤她出来，我儿快来。

玉天仙：(上白) 爹爹，叫我何事?

刘二公：张伯伯在此，说有什么天大喜事，要对你说。你且上前见过张伯伯。

玉天仙：张伯伯。(行礼)

张别古：刘家大姐。

玉天仙：请问伯伯有何喜事?

张别古：恭喜大姐，贺喜大姐。喂，刘二公，你家女婿做官了！

玉天仙：爹爹，你不要睬他。这穷鬼不知死在那个大山里了，叫他到那里去做官！

张别古：他已是会稽郡太守了！

刘二公：你是怎么知道的？

张别古：我在蓬莱驿与他相见过，还和他讲子许多话。

刘二公：他比以前如何？

张别古：比以前可大勿相同哉！伊五花头踏，跨着骏马雕鞍，前呼后拥，十分威风。伊明朝便要送凤冠霞帔来冬哉，刘家大姐依便是一位夫人，多少介气派。

玉天仙：这个不劳你来奉承。朱买臣做了官，我玉天仙当然是个夫人。

张别古：我来奉承侬，只怕是未必嘎！

刘二公：别古，你把他的荣耀，说与我听听。

张别古：介末你听我说。

（唱）【迎仙客】

只见那， 小军前头排，
威凛凛， 弓兵随后跟。

（白）他有一句话说。

玉天仙：（白）什么话？

张别古：（唱）他叫恁， 脸搽着脂粉，
 整衣衫， 脱旧换新。

玉天仙：（喜白）呀，想是接我来了。

张别古：（白）姆，他要接侬来了么？

（唱）他叫恁， 车儿坐得稳，

玉天仙：（白）做什么？

张别古：（唱）准备着， 去嫁别人。

玉天仙：（白）自古道：“夫荣妻贵”。他如今做了官，难道就忘了我不成？

刘二公：（白）我儿说得不差。

张别古：（白）咳！（唱）【上小楼】

恁说的话， 全无本份！
朱买臣， 言行忠信，

他曾学， 曾子修身，
颜子居仁， 孟子择邻。
他去年， 贫困运不通，
故落得， 功名难求进，
因此上， 遭人欺凌。

玉天仙：（白）我与他夫妻相处二十年，也没什么不好。

张别古：（唱）就是恁， 索休书，
 逼勒忒甚！

（白）二公你说……

刘二公：（白）吓！（跺足）

玉天仙：（白）爹爹！

刘二公：（白）哧！（跺足）

张别古：（白）二公呀！（接唱）【前腔】

恁女儿， 真是忒狠，
全不想， 夜半三更，
身上衣单， 腹内无食，
就赶他出门。（转对玉天仙）
恁忒绝情， 下狠心，
害得他， 害得他，
险些丧残生。

玉天仙：（白）我与他相处二十年，那点不是亏了我？为人也要知恩图报才是，难道就忘了不成？

刘二公：（白）咳！（跺足）

张别古：（白）着吓！（唱）【么篇】

若说起， 知恩得报恩，
你待要， 重招夫婿，
另嫁暖郎君。
如恁这般， 无情无义，
谁敢亲近。
更何况， 少喜多嗔，
你是个， 阿木灵。

专的是， 开口骂人，
你是个， 铁扫帚。
扫坏了， 朱家门，
一家人， 断却六亲。
你是个， 女吊客，
丧门星， 全无言行忠信。

玉天仙：（白）呀啐，你这只老猪狗！

刘二公：（白）住了，怎么骂起来了。

玉天仙：（白）这一大把年纪，倒来管别人的闲事。

张别古：（白）吓吓吓，我老人家好心好意，说了你几句，你到骂起我来哉！

刘二公：（白）别古，不要睬他。

张别古：（白）咳，我今朝生意做勿成哉！让我再讲你几句。

刘二公：（白）还不住口。

张别古：（唱）【煞尾】

我把你，从前过犯说个清，

玉天仙：（白）我的家事，也由不得你管。

张别古：（唱）提起你家门， 唔，不值半分，
 那朱大人， 眼中曾把泪珠搵，
 提起来， 连我老汉也伤情。
 朱买臣， 是个有南有北明白人，
 可怜他， 受屈含冤无处伸，
 受屈含冤无处伸。

玉天仙：（白）我与他相处二十年，难道一点点好处也没有。

张别古：（白）他和你相处二十年呀！

（唱）枉受了， 万苦千辛！

玉天仙：（白）啐，老不贤，老杀丕！谁要你来管闲事！

张别古：啊呀，二公，他骂我，我也要骂她了呢。

刘二公：这个，使不得。

玉天仙：啐，老王八，老乌龟，我骂你便怎样？

张别古：你这个臭花娘！

玉天仙：老王八。

张别古：臭淫妇。

玉天仙：老乌龟。

张别古：烂……

玉天仙：烂什么，烂什么？

张别古：烂婊……

玉天仙：婊什么，婊什么，婊什么……

张别古：烂婊子，烂婊子（重音），烂婊子。（下）

刘二公：（对玉天仙）啊唷唷，气死我也！我说他是个老人家，你就让些他吧！你偏要惹他，好好的一个人，让他骂烂婊子。

玉天仙：啐，我好端端坐在里面，是你叫我出来，受了这场气。（二幕闭）

刘二公：呀，当初你不听我的话，所以如此，现在到来埋怨我！

玉天仙：爹爹，不要说了，怎么样想个办法，去见那朱买臣才好。

刘二公：我有什么办法？

玉天仙：好爹爹，不要为难你的女儿叻？

刘二公：早是我有主意，见你索了他的休书，我便和王安道、杨孝先一起，送了银子、衣服与他上京应试，如今还是托王安道去说他便了。

玉天仙：如此说来，真的多亏爹爹你了。

刘二公：还亏你自己从张西桥那里逃回家来。

玉天仙：啊嚏！（父女同下）

第七场 痴 梦

〔幕启，玉天仙内房。〕

玉天仙：（上，念）【引子】

路行错， 人做差，

奴被旁人， 作话靶。

（白）我刘氏玉天仙，王妈妈说媒，改嫁错了人家。幸亏逃回娘家躲避，喜得无徒寻我不见。日间来了城中做生意的货郎公张

别古，说道带来前夫朱买臣的口信。原来朱买臣已经做了官了！咳！玉天仙呀玉天仙，你当初若没有休书这节事，今日夫人怕还不是我做的么？玉天仙呀玉天仙，他如今做了官，何等受用，我如今要去认他，岂不是好呀！

(唱)【锁南枝】

只是我， 形龌龊，
身邋遢， 衣衫褴褛，
无脸见他。

(白)且住，我想他不是个负心汉，不会忘记那“一夜夫妻百夜恩，二十年夫妻海洋深。”

(唱)他毕竟还想， 枕边情，

原谅我， 说错话。
咳，奴好比， 出园菜，
奴好比， 落地花。
叫我如何， 去安排？(内打一更)

(白)呀！已是一更时分了！待我关好房门(关门介)，进去了吧！(停顿，回身介)咳，玉天仙呀玉天仙！你好命苦，你好命薄也！

(唱)奴命薄， 天遣罚，
 啐，有眼无珠， 真是瞎。

(白)且住，记得当初与朱买臣成婚之时，爹娘双手递我一杯酒，对我说道：“儿吓，儿吓，你嫁与朱家臣，千万要做一个好妻子，与你爹娘争一口气！”

(唱)我记得， 一鞍将来配一马，
 今日呵， 好似一蒂结两瓜。

(白)咳！刘氏呵刘氏！

(唱)如如今， 我成了万人嗔，
 万人骂。(入睡)

[衙役、院公、老嬷嬷上。

众：奉着太爷令，来寻旧夫人。开门，开门！

玉天仙：(梦中唱)【渔灯儿】

为甚的， 乱敲门，
怎般啾噉！

众：开门！

玉天仙：（唱）为什么， 敲的心急情切？

众：（白）开门！

玉天仙：（唱）为什么， 装痴做呆？
 为什么， 将房门，
 扑登登， 敲打不绝？

众：（白）男房男叫门，女房女叫门，还是叫嬷嬷上去叫门！

老嬷嬷：（白）说得有理。待我来叫门，开门，开门！

玉天仙：（唱）【锦渔灯】

 听声音， 不是个妹妹，
 好像个姐姐。

老嬷嬷：（白）夫人，开门来！

玉天仙：（白）呀！（接唱）【前腔】

她不住的， 叫我夫人，
不是来， 寻找爷爷。

老嬷嬷：（白）夫人开门！

玉天仙：（唱）她敲门， 不怕费口舌，
 她敲门， 又何等激烈。

众：（白）夫人哪！（合唱）【锦上花】

恁这里， 说了说，
我这里， 歇一歇。
夫人恁， 何必费周折，
恁那里， 忒古撇，
我这里， 远来接。
毕竟是， 开门相见，
更欢悦。

玉天仙：（白）待我开门来看。（接唱）【前腔】

求得个， 安宁伏贴。

（开门，白）呀！你们这么多人来做什么？

众：我等与夫人逐班相见。

老嬷嬷：衙婆叩头。

众：从人们叩头。

玉天仙：啊呀！请起，请起。

众：衙役们再叩头。

玉天仙：啊呀！你们是什么人呀？

众：我们奉朱太爷之命，特来迎接夫人去任上的。

玉天仙：你们是奉朱买臣之命，来迎接夫人我去任上的么？

众：正是。

玉天仙：啊！哈……我好喜欢也呵！

(唱)【锦中帕】

这的是， 令人喜悦，
确是好铺设？

众：(唱)奉着恩官命，特来远接。

玉天仙：(白)伯伯、叔叔有劳你们。妈妈，有劳你了！

众：(唱)小人们，不劳言谢。

(白)请夫人戴上凤冠。

玉天仙：(戴凤冠，白)妙呀！

(唱)这凤冠， 光彩闪闪，
流苏摇摇， 那些辨别。

众：(白)请夫人穿上霞帔。

玉天仙：(唱)这霞帔(穿介)一片片，

金铺翠贴。

贵夫人， 果然是，

天仙我是也！

众：(白)打轿上来！

玉天仙：(白)且慢。

众：(唱)绣幙香车， 在门外迎接。

玉天仙：(白)啊呀，朱买臣吓！

(唱)恁把奴， 玉天仙疼热。

[张西桥提斧冲上。

张西桥：（白）杀！杀！杀你个背着丈夫逃走个臭婊子！

玉天仙：（唱）【锦后帕】

只见他， 手提着斧，
令人怕恹恹。

张西桥：（白）犯杀个臭婊子，走出来！

玉天仙：（唱）我这里， 头低低，
袖遮遮。

张西桥：（白）刘氏，玉天仙，侬走出来，一斧劈侬两段！

玉天仙：（唱）呀！吓得我， 浑身酥麻。

张西桥：（发现玉天仙，白）呀！侬在格里！侬把头上戴介，身上穿介花
花绿绿个东西给我剥落来！

玉天仙：（白）呀！我脱，我脱！

（唱）我只得， 急急脱下。（衙役等出拦介）

张西桥：（白）侬个班东西，我也要杀！（玉天仙走出）

玉天仙：（唱）无徒你， 称什么豪杰！
我只得， 将身拦遮。

张西桥：（白）我是一定要杀介！

玉天仙：（白）住手！这些人是杀不得的呀！

张西桥：（白）为啥？为啥杀勿得？

玉天仙：（白）你若敢动手！哪，哪，哪！

（唱）官府要来捉你， 癞头鳖！

张西桥：（挥斧）杀，杀，杀……（众分头下）刘氏，杀！（下）

玉天仙：（白）从人们！从人们那里，那无徒已经走了！快取凤冠来，快
取霞帔来，让我穿戴起来！啐！

（唱）【尾腔】

原来是， 大梦一场，
津津冷汗， 湿衣裳。（内打三更介）

（白）嘎！原来已是三更天了！玉天仙呀玉天仙，你好苦也呵！

（唱）只有那， 残灯冷月，
照破墙。

（白）呀！你看，那从人们又回来了。哧！哈哈……喂呀！（哭

下)

第八场 拔 水

[二幕外，地保、总甲上。

总 甲：总甲年年做，轮流日日忙；若逢官府到，便是我遭殃。三日前到介新太爷，今日正式上任哉。（朝各方招呼）喂，大伙听着，红灯挂起来，彩绸结起来，新太爷马上就到哉介唷！（唱）【水底鱼】

引道前来， 四方人站开。
行走的止步， 坐着的把身抬，
坐着的把身抬。（下）

[小军、衙役引朱买臣骑马上。

朱买臣：烂柯山下采樵人，谁识山野朱买臣？下官朱买臣，今授本郡会稽太守，今日走马上任。例该宿庙行香祭告上苍，又早三个日期也！

（唱）【新水令】

乍矢天阙， 出耶溪，
蹴芳尘， 两行仆吏。
咳！ 铁心愚妇远，
白发故人稀。
今日个， 衣锦荣归，
坐享着， 二千石，
王朝俸饷。（下）

[玉天仙急上。

玉天仙：好苦呀！（唱）【步步娇】

一夜流汗， 千行苦泪，
辗转翻侧， 难把眼闭，
事到如今， 懊悔迟。

（白）我闻田舍翁多收十斛麦，尚且要易一妇也！何况是做了官

的人！哧，啊呀！

（白）定然要， 娶介新夫人。

 搂在怀里。

（白）呀！又道是糟糠之妻不下堂，贫贱之交不可忘也！

（唱）我还是， 他旧妻，

 这夫人， 该让我做，

 头一位。（笑下）

〔二幕开，街景。衙役等开道，引朱买臣上。〕

〔后台有喧嚷声。〕

朱买臣：唤地方！

 众 ：地方（总甲上）

总 甲：地方叩头！

朱买臣：何故喧嚷？

总 甲：是百姓们喧嚷！有的是迎接老爷的，也有是瞻仰老爷的，挨挤不上，故而喧嚷。

朱买臣：如此说来，休得驱赶百姓，容他们觑者。

总 甲：是哉！众百姓听者，大老爷吩咐，休得喧嚷！

朱买臣：呀！（唱）【雁儿落】

 喧嚷阵阵， 孩童骑着竹马迎；

 人头济济， 老叟顶着香盘馨。

（白）众位百姓，俺得任会稽太守，诸位须要遵守法度。已往不究，自今后呵必究！

总 甲：众位百姓，可曾听得明白？

朱买臣：（唱）恁若是顺良， 即俺子民。

 恁若不守法度， 即俺仇人。（巡视下）

玉天仙：（急上）咦……我的丈夫真的做了官了！啊呀！好有趣也！（唱）

【沉醉东风】

 看他摆头踏， 吆喝几回，

 我盼轩车， 惜迟了半刻。

（白）呀，朱买臣呀朱买臣，你当初卖柴的时光，只有我玉天仙一个人与你在一起。今日是，唷唷唷……

(唱)紧随着这许多人，
如蚂蚁搬穴。

(白)呀！待我去叫他一声。喂！朱买臣，朱买臣！

总 甲：(内喝)住口！

玉天仙：(白)啊唷！

(唱)我高声叫， 又耽干系

总 甲：(上)走开点，走开点。

玉天仙：长官！(笑)

总 甲：喂！侬个女客，看样子有点傻介？

玉天仙：(唱)并非我， 装痴作呆。

总 甲：(白)看侬介样子，直头是个讨饭婆。

玉天仙：(唱)也非我， 沿街乞食。

总 甲：(白)快点走开来，新太爷来哉。

玉天仙：(白)长官！

(唱)你若容奴一见他，
过后必然有重谢。

总 甲：(白)那个要侬送，讨饭婆，快点走开！（赶玉天仙下）

[众衙役引朱买臣骑马巡街上。]

朱买臣：唤地方。

众：地方！

总 甲：地方叩头。

朱买臣：又是什么人在喧嚷？

总 甲：有人傻女客，小人赶她不走，为此喧嚷？

朱买臣：喏！投文信状，自有日期，怎能容留妇人叫喊！

总 甲：这个女人傻里傻气，勿知伊是啥个地方钻出来个。

朱买臣：下次小心。

总 甲：有数。

朱买臣：(唱)【得胜令】

万百事，	约束需遵依，
投诉状，	告示莫忘记。
可知道，	毫耄少出户，

为爹尊， 教训子女该心细。

总 甲：（白）太老爷，那傻婆又来了！

众：（白）打！

朱买臣：住手！

（唱）竹篦不打， 恁光棍腿，
呼号声， 不吓花子弟。

（白）唤那妇人过来。

总 甲：（白）讨饭傻婆，老爷唤你过去。

玉天仙：（傻笑）嘿……敢是请我？

总 甲：正是请你。

玉天仙：（大笑）哈……难道你不知道我是一位夫人么？

总 甲：知道，知道，你是一位讨饭夫人。

玉天仙：啐，狗才！

总 甲：走！（通报）妇人当面！

玉天仙：咦，咦，咦……丈夫老爷，老爷丈夫，吓嘿！

朱买臣：我道是谁，原来是你。

玉天仙：对，吓嘿……你还不曾忘记我么！（上步）

众：打！

朱买臣：慢！

众：是。

玉天仙：丈夫老爷呀！（唱）【忒忒令】

与君家， 生生别离。

念妾身， 盈盈孑立。

朱买臣：（白）我且问你，可曾记得打骂与我？

玉天仙：（唱）有道是， 宰相肚里好撑船，

细细小事， 何必牢记。

朱买臣：（白）如今你可曾改嫁他人？

玉天仙：（唱）嫁得个， 无徒汉，

不曾洞房， 与他分离。

朱买臣：（白）既然如此，你来做些什么？

玉天仙：（唱）你骑着， 高头大马，

我跪地， 特来接你。

朱买臣：（唱）【沽美酒】

二十年， 非容易，
二十年， 非容易。
贫攻书， 假呆痴，
隐迹柯山， 效采薇。
你学杨花， 东复西，
甚癫狂， 随风飞。

玉天仙：（白）啊呀，丈夫老爷呀！

（唱）【好姐姐】

你怎知， 奴就里？
尝二十年， 黄连滋味，
难道恁， 一朝荣贵，
就忘炊爨廖， 终难抛弃。
只怕是， 落花有意随流水，
归燕无心 恋堕泥。

朱买臣：（唱）【川拔棹】

恁行事， 忒随意，
恁行事， 忒随意。
恁做贤妻， 做不得，
做不得， 夫唱妇随，
举案齐眉。
只想着， 绣阁香闺，
翠绕珠围。
为什么， 年满四十，

（白）呀呸！

（唱）羞搭搭， 换个新枕席！

玉天仙：（唱）【园林好】

想蔡泽， 妻曾逼离，
冻苏秦， 妻不下机，
到后来， 都受凤冠霞帔。

(白)丈夫老爷呀!

(唱)奴与恁，亲结发，
怎睽违?
难道恁，不收发妻。

朱买臣：(唱)【太平令】

收字儿，疾忙叠起，
归字儿，不索重提。

(白)刘氏呀玉天仙!

(唱)可记得，惨可可，
我双眸流泪，
滴溜溜，双膝跪你。

(白)俺呵!

(唱)那时节，千求万求你，
夫妻莫分离。

(白)左右!

众：有。

朱买臣：取盆水过来。

众：是。(取水介)

玉天仙：要水何用啊?

朱买臣：玉天仙，我将覆盆之水，比你已休之妇，从我马前倾下，你若仍旧收得到这盆中，我便收你回去。

玉天仙：这个何难。

朱买臣：(唱)呀!要收时，将水盆倾地。

[总甲倾水，玉天仙捧水介。

众：收不起来!

朱买臣：刘氏，玉天仙，你既抱琵琶过别船，你我两人已无缘，难将覆水收盆内，呀呀呸!臭名千年万代传。赶她出去!

众：得!走。

玉天仙：啊呀!水呀水，今朝倾你在街心，怎奈街心不肯盛!往常把你来轻贱，今朝一滴值千金!(唱)【清江引】

堪怜奴，命真颠沛，

真叫奴， 满脸羞愧，
这的是， 漾甜桃，
倒去寻， 丑傀儡。

（白）千休万休，不如死休呀！看这闸下清清流水，是我葬身之地了。丈夫老爷，你就收了奴家回去吧！

朱买臣：（白）下去！

众：（白）下去！

玉天仙：（白）罢罢罢！（接唱）

倒不如， 丧黄泉，
免得个， 终生愧悔。（下）

众：（白）启老爷，那妇人投水了！

朱买臣：在哪里投水？

众：此去不远。

[王安道急上。]

王安道：小人王安道求见大人！

朱买臣：（下马相见）安道哥哥！

王安道：（轻声）我在江中钓鱼，突然有人过来投水，我赶紧将她捞起一看，原来她正是玉天仙。

朱买臣：她可曾活着。

王安道：性命无忧。

朱买臣：孝先兄弟过来！（杨孝先走近）请你与安道哥一起将玉天仙送回刘二公家，请医调治。

杨孝先：好！（与王安道同下）

朱买臣：打道回府。

众：嘎！（鱼贯而下）

[幕闭，剧终。]

2012年2月12日稿